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二回 能聚神魂方說劍 指明罪孽使投胎

七律詩曰： 仇怨無如被殺身，狐魂底事反相親？靈機不昧能深度，道術難明強神。

座下皈依誠服善，生前罪孽肯披陳。而今托體叨培植，捨此皮囊理夙因。

話說那雌狐大驚失色的道：「不好了，你到別處去取覓也罷，怎麼惹起他來？」雄狐道：「他那裡有什麼惹不得？」雌狐道：「這庵裡常常有寶氣直冲霄漢，必有異人在內，你不依老祖宗教訓，恐怕這劫數就是你承當了。」雄狐道：「便把我怎麼樣？」話猶未了，忽見一道白光照咽喉下划來，雄狐急將身一躲，把那口飛劍接住，仔細一看，光耀驚目。那洞穴的老小狐狸早都嚇走了，那雄狐意欲放劍逃遁，說時遲，來時快，又見白光射至，飛劍又到，躲閃不及，早已身首異處。

原來這雄狐平時修煉的工夫也不叫淺，頭顱鼻去，腔中一氣直透出來，迎風旋繞了一回，神魂依然凝聚一處，伏在屍旁，漸能明瞭，因思何人有此飛劍，可以千百里之外鼻取首級，這個必定是庵中有寶氣透出之人了。他的道行實非等閒，我且收神魂，尋到彼處，認個明白，如何修煉，可能提拔我出這幽冥之苦。主意定了，遂隨風蕩漾，只往北首行來，已是尼庵，仍越牆過菜園裡來，見首級尚存，依傍了一回，一徑尋到禪房，見這位劍仙端坐榻上，已入定去了，且伏在禪榻之旁，候其神返而叩之。

再說這劍仙是誰，原來是趙州仁厚村人氏，生長農家，父姓計，兄弟姊妹共五人，劍仙居二，也曾字人，因望門寡了，仍然待聘，偶在村口頑耍，被拐子用藥迷住，直拐到北京城裡，賣與人家作使女。忽有個異人在那裡經過，見了劍仙眉間有一股清氣，知有夙根，遂用重價買回，收養在家，作為義女，朝夕授以修煉之術，歷四五十年，盡得異人秘傳，煉得兩口飛劍，後值異人飛升，囑其修功積行，也可上列仙班。劍仙遵異人所囑，由近而遠，先在河朔之間廣行功德，濟困扶危，後來遍行天下，遨遊四海，功行累積，漸能輕身雲上，神飛舍外。其道號不一，到處更改。今從東海雲游而來，見河南風氣樸實，暫為停留，棲止此庵中，自稱為無礙子。凡所到之處，有不公不平、王法所不及之事，即代為雪冤報復。如有善良之家不能度日，即取強橫不法之家財物，悉與接濟，並不留名遺蹟，所以世人知者甚少。他雖說五十餘歲，其實百有餘齡矣。

那雄狐採取元紅的那一日，他在一個滴滴岩處分些不平的事，故未得知。

自誅雄狐之後，這日出神返舍，嗅有狐騷氣，睜開慧眼，見有狐魂伏在榻旁。其雄狐之魂，已知劍仙神回，遂趨而叩曰：「異類淫魂，昨蒙飛劍誅戮，欽佩道德，特來皈依。」無礙子叱曰：「汝即是採取元紅修煉之雄狐耶？竟能凝魂前來見我，當之道行也不淺薄，何故不改邪歸正，而作此孽障，汝之來意云何？」狐魂曰：「無他，我雖異類，修煉則同，不過工夫在深淺之別耳。至於邪正兩字，何嘗不曾辨別，但近朱近墨，各有所自來，我類亦有深功高行者。但所習之正，無非仙佛兩家，至於異端，則鬼怪兩途。鬼乃有影無形，適足駭人而已；怪則非禽即獸，聚精神，皆能變易其形。我狐屬天性自然，更勝他類，然不聞有飛劍隨身，可以百里之外取戮首級者。此意一萌，神魂強為凝聚，欲叩吾師原委，我已形離魂蕩，豈有他哉。」無礙子曰：「汝欲悉原委，不懷惡念，即是改邪歸正之端，可以皈依吾道。汝欲知原委，我當為汝剖悉之。我道並無怪異，實皆統於釋釋道三教之中。」狐魂曰：「此言似乎欺罔。吾聞自有天地以來，只知三教，未聞有總統三教者。」無礙子笑曰：「三教自在三教，統者，乃統而遵之，非反統三教也。故曰統三教之中。」狐魂曰：「何為三教之中？」無礙子曰：「吾道所行之事，不離仁義禮智信，是遵儒教也。積功行於此中，置皮囊於度外，是遵釋教也。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揮金如土，解難拯危，是遵道教也。豈非徜徉於三教之中乎？」狐魂歎曰：「妙哉！此論誠乃開豁心胸，悉歸於正。如狐屬則罪不容誅矣。」無礙子曰：「吾道雖極純正，然習者甚少，古來相傳，只有黃石公一事，此外雖有神仙兩途，無藉於此，若人怪鬼，則無門可入。吾之所以遍遊天下者，無非欲傳吾道於人間耳。豈料無一人一怪一鬼而求之者，豈吾道之不足傳於世耶？」狐魂曰：「人自一途，鬼自一途，怪者我屬也。然我今則鬼怪盡屬一身，未識可得授否？」無礙子曰：「收汝傳授甚易，但汝乃全邪，我乃純正。邪不勝正，恐難入彀。」狐魂曰：「固如是，但我皈依之意甚切，豈因一邪字，遂麾出門牆之外？」無礙子曰：「入道者既罕，豈有復拒之理？吾當代汝籌計，是須兩番工夫才能入吾道，恐非汝心所願。」狐魂道：「只求收錄，豈敢畏難。」無礙子曰：「你彩陰濟陽已得幾何功次矣？」狐魂曰：「我屬修煉，自有生而得彩一百個處女元紅，便能幻形。我止得八十九人，故尚施魘魔之術。」無礙子曰：「汝等之屬，出世即以此為事，尚可稍從未減，但行所事亦能知其善惡乎？」狐魂曰：「也略知其皮毛，如前在此間所行，還在善惡之間，曾記那年有一處女，因欲情而命在呼吸，我與之一度，即能濟我之功，亦能援彼之命。」

無礙子曰：「雖非盡惡，亦非至善。」狐魂曰：「記得近年遇一處女，私奔於人，其情不過為此耳，我即迷其去路，一合而返，遂其慾念，保其醜行，或可為善乎？」無礙子曰：「彼以邪入，汝以邪制，在汝則為善，在天仍為惡。」狐魂聽說大慟曰：「若如此我屬有惡無善矣，安能入道？」無礙子曰：「汝不聞天道好還乎。汝能償還夙孽，改邪歸正，吾道亦能容。」狐魂曰：「我將入輪迴，豈能再償孽債？大師如肯發個慈悲，求全其事，我當一遵所命。」無礙子曰：「我見你靈氣不昧，自屬易為，但你夙孽實深，非尋常可以償滿，若不於富貴兩全之家，功行有為之地，斷難完滿。你前身為雄，必轉身為女，再得富貴擁護，消除尚易。然這番磨折，卻非同小可。」狐魂曰：「但不知如何償法？還求明示。」無礙子曰：「汝壞了八十九個處女元身，亦當按償其數。」狐魂曰：「若欲按數償之，豈不同於娼妓煙花隊裡，墮落更深，還思其次。」無礙子曰：「所償雖有此數，然亦不必盡以身償。或拯一命，或雪一恥，或保全名節，或成人之美，皆可消除一孽，此又在汝所為也。要知污穢之地，不加糞除，則日積月滿，若復不堆積，又加糞除，何患污穢之地不改為潔淨之所耶？」狐魂五體投地而叩曰：「大師棒喝，直透靈關，但不知處之何地而可？」無礙子曰：「吾知汴梁福藩，已是屍居餘氣，不久敗亡，彼韓嬪有孕，將次臨盆，汝可往投胎。吾得乘間保護，有此終歸散漫之財，甚可濟汝功德之用，仍為汝佈置鑄劍之基，以授汝劍術之要。」狐魂復又叩拜，願即往投，尚祈法力保佑。無礙子曰：「此其時矣，隨我劍光所指而去。」說罷腰間掣出彈丸，望北一擲，狐魂追之而往。忽然墮地，已在襁褓中矣。看官，你道這福藩是誰，乃萬曆皇帝之子，名常洵，久已分藩在河南省分。因其不理政事，日惟酒色是娛，故不令至汴。輦轂之下，不暢所欲，因而轉求於朝宰，代為個具奏歸藩，已在萬曆四十二年上，才到汴梁。此人身雖帝胄，實同下愚，秉性奢侈，耽於酒色，嬪妃滿前，猶不足意，每於民間揀選美色，不從者輒破人產業。這些百姓，人人痛恨，因他身子肥胖，稱之為豬王，奈他是個藩王，只得含忍。他宮中也有家臣十餘員，最大的是五品前程，名為長史，又有令史，也食正八品俸祿，其餘九品未入流還有數人，管理藩王府中內外大小之事。他是親王，撥收五縣一州錢糧漕米，還撥准揚鹽賦三十餘萬。地方緊要事，也得會議入奏，十分受享。

那年元宵佳節，府中大放花燈，引得舉國若狂，無論男女均准入宮觀賞，真果人山人海，擁擠不開，直到寢宮門首，男人就不許進去了，只可遠望。只見寢宮裡面是一座七間大樓，樓下燈彩也不過與前邊一樣，那高樓上所掛的燈講究異常，而且又多，樓前一色是朱漆欄杆，西邊有一班女樂在那裡鼓吹。滿樓來往者，都是宮嬪秀女，其冶豔自不必說。居中一間，只有一個女人坐著，旁邊立有四五個丫鬟伺候，燈光之下，美態四流，滿樓佳麗一概不及，只有貼身站一個十二三歲的小丫頭，可以相並。把這些看的人，個個顛倒。內中一個悄悄的向眾人道：「中間坐的這位就是徐氏王妃娘娘。」又一個道：「這位王妃也就算個絕色了，怎麼這個王爺尚不知足，今日要人家的女兒，明日要謀人家的妻子，他收進來的這些婦女，我都見過，那有這位妃娘娘這樣標緻，這不是舍了肉盤，去吃豆腐麼？」又一人道：「你看旁邊的那個小丫頭，說笑起來真真畫也畫不出，有這樣的人物不受用，倒喜歡吃那殘盤冷汁，真不可解。」各人先是低低的議論，說的高興，忘其所以，不防被守宮太監聽見了，就打將起來，眾人恐怕打著，拼命往外擠出，一時哄鬧起來，長史不知何事，連忙阻住太監，不許混打，然後漸漸的散了。

再說那藩王，卻在一個僻靜處，不張燈火，偷窺女色，如遇佳者，令人登記，又僱當地之地裡鬼，專於打聽，一經登記，即須

查其底裡。准准看了數千，其最佳者，挑不上十一二個，內中止有一個最為合意，年紀不過二十一二歲，穿著一身縞素，面龐卻不甚白，而多丰韻，身裁恰好，所謂不可再長一寸，又不可再短一寸，洵為十分美色。早有地裡鬼打聽明白，是王家續娶的妻子。這姓王的也做過官，娶了四五年，丈夫貪他美色，因而身死，母家姓韓，也是書香人家，這寡婦身上有三件妙處，第一件身上氣味最香，如出汗更甚。第二件，面色雖不白，而從頭至腳渾身絕無一點疤痕，肌膚如同羊脂白玉，滑膩非常。第三件更妙，竟是夏姬再世，內生三膜。此皆其夫說出，所以人都知道。新寡後原欲立志守節。

福王聽說，恨不得立刻喚來，拿一碗水來吞他下肚。當夜就請長史，吩咐務於三日內娶進宮來，如遲，先將長史責罰。長史如何敢違王命，遂於明晨同地裡鬼鑽頭覓縫，才到得他家，將王之意說知。豈知這寡婦大有主見，說王爺之命，自不敢違，但要依我三樁事。長史請問，他道：「第一樁，不願入宮，要另外居住；第二樁日食起居，要同嬪妃一樣；第三樁要用鼓樂花轎來接。如依這三件，不拘何時就去。倘王爺用強不依，今晚就尋死路。」長史覆命，福王只要到手，那有不依，遂與長史計議，另居何處？長史道：「先賃民房暫居，一面收拾莊子上房屋，作為別墅。王爺於收租時，或射獵，或遊戲，倒甚便易。」福王聽了大喜，遂令長史趕辦。

到第三日，私行出府，韓氏進門參拜了，用過晚膳，即催促安寢登床，毫無溫存風雅之態。這韓氏是個書禮人家出身，見了這樣蠹俗，心中甚是不樂。所幸這福王平日只講究這件事，能征慣戰，是其所長，婦人水性楊花，自然安帖。福王驗其三件，無一件虛謬，後宮雖有若干嬪妃，那有兼此三件者。於是寵冠一時，言聽計從，無一事違拗。韓氏可稱安心是意，所嫌者王性太淫，不戰則已，戰則通宵，而大白日裡還賈餘興。韓氏自幼從未見過，深覺其非，然漸而視如常套矣。

不一日，王莊修好，長史擇吉稟知。福王恐莊上人粗劣，另於宮中選擇男女使令之人，大隊遷居，雖三四日路程，而州縣何應，隨路俱有行館，也不覺勞累。一日到了莊上，韓氏見房屋高大，前後共有七大進，每進七間，廂房耳室不計其數，圍牆內周圍都是倉及宿衛房。第四進是上書房，院落十分寬展。第五進是寢宮，一發華麗。後兩進皆宮女職司之局。韓氏獨居一處，十分歡喜。王又嫌莊上人少，重又另撥宮嬪，並撥長住令史一名，管事兩名，太監兩名，居然與宮中款式無二。王愛韓氏如掌上之珠，一住數月，竟忘回省。其時韓氏已受孕了，極諫福王回宮，以免物議。長史亦時時稟請，遂擇日還宮，臨行甚不割捨韓氏。自此合莊上人俱恭維韓氏。

福王至汴城，恰值萬壽，遂進京稱祝，又留在朝領班，不覺又是數月。其時韓氏將次臨盆，令史欲稟請福王來莊，而福王恰好自京回汴，一得此信，遂即趕來，韓氏已經分娩。福王詢其情由，韓氏雲：「於十一月十二日半夜，將臨盆時，見有白光一道，直射窗櫺，產下來可惜是個女的。」福王道：「男女一般，有何分別。」抱起一看，十分清秀。原來福王尚無庶子，因而心中大喜，賜名曰瑤華，又賞了多少金銀緞匹。韓氏因產後不善調理，於是常常多病，而福王淫性不改，仍須纏繞。韓氏不堪，遂暗囑令史，稟請回宮。忽聞得川省不靖，復又進京討差，奉旨令其往四川監軍。韓氏正好安閒養病。兩三年後，病亦就痊。從前嫌福王纏繞不清，今則閒曠日久，頗怨孤幃寂寞。

王莊原近尤家鎮，鎮上尼庵甚多，內惟永寧庵的尼僧最多，常在富貴人家走動，韓氏到莊後，即有庵內尼僧打通令史，許其出入。這尼僧人品俊俏，語言伶俐，法名叫做靜緣，常常到莊趨奉，韓氏允代其披剃一徒，騙得銀錢卻也不少。這年七月十五日，是盂蘭盆會，大是熱鬧，先期來請。這韓氏也想出門走走解悶，遂吩咐令史備轎，明日往尼庵燒香。

次晨梳洗了，奶娘帶了瑤華郡主，一同來到尼庵，不消說是迎接趨奉，請各處拈了香，遂請齋堂坐下，吃過茶到各處遊玩了一回，見靜緣房內雅致，遂就外間坐下。侍女們報說，裡間有個婦人坐著。韓氏遂喚靜緣邀來閒話，不一時走將出來，韓氏把他上下一看，委是一個俊俏佳人，忙與見禮，及至坐近，觀其眉目之間，有一股清氣逼人，十分愛慕。

看官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無礙子，要識認韓氏，好保護瑤華，故先在此。韓氏與他言語，簡而且明，並無尋常婦女氣局。於是綿綿問答，氣味相投，眾尼會意，就把齋供設在此間，韓氏就留無礙子一同坐食。韓氏因問道：「師父，你從何處到此？」無礙子道：「雲游無定，隨遇而安。」又問起出身處所，母家姓甚，曾字人否，法名叫做什麼？無礙子道：「我本趙州人，母家姓計，也曾許字方姓，望門寡了，故就學道，自家起個道號，叫做無礙子。」韓氏道：「今年多少法算？」無礙子道：「五十六歲。」韓氏同這些尼僧婦女都吃一驚，都道：「我們只估這位大師二十餘歲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方外人卻無事縈心，故不見老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乳母抱了瑤華來。無礙子見了道：「這位是誰？」韓氏道：「是郡主。」無礙子抱將過來一看道：「好個有福氣的郡主，只不要與等閒人撫養，恐壞了他的前程。」那瑤華見了無礙子，嬉笑自若，說：「到我家去耍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好，我也要來耍耍。」韓氏道：「師父有暇，肯到我莊上暫住幾天麼？」無礙子笑道：「有甚不肯，但恐王府上禮節多，容不得我們野性的人。」韓氏道：「我們王爺平時也講究這些，況現在往四川監軍去了。我明日打轎來接你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我不在此間住。」韓氏道：「師爺住在那裡？」無礙子道：「離這裡四五十里，有個再生庵，在那裡住著。」韓氏道：「這也不遠，明日務必光降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且容再商，尚有一事，不得奉陪了。」遂起身而去。韓氏送至大殿方回。眾尼又請游庵，這房裡坐一會，那房裡坐一會，看看天將就晚，這靜緣擺下供來，親自把盞勸餐，語言調笑，無非是一派奉承，韓氏如何不快樂。不一回，又喚徒弟們來輪番把盞，說不盡許多慰勸俗套，直飲到更深時候方才完席。韓氏即令侍女傳知副史，打轎伺候。靜緣堅留暫宿庵內，明日竟同那位師父一齊回莊也好。韓氏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我明日另行打轎，來這裡接他。你們看他來，可差個人到原住的庵裡，催他務必早來。」靜緣答應了，小尼來報：「轎夫伺候齊了。」隨即起身上轎，眾尼直送出山門才回。

再說韓氏到家，即吩咐令史說：「明日一早備轎去尼庵裡接一位道姑來莊上嬉耍。」令史即時答應，才回寢宮安歇。一覺醒來，日已橫窗，似乎宿醒未醒，意欲再躺一回，只見奶娘鮑氏，抱著瑤華哭進房來。韓氏忙問為何？鮑氏道：「昨晚郡主回家後，只管說，在庵內所見的那個師父，夫人說要請他來，郡主十分掛念，又不知夫人所說是真是假，夜間連睡都不安穩，今早天才發亮就起來了，只管催婢子來看，可曾去接否。婢子打聽得，夫人尚未起身，故不即來，郡主就不依，哭泣不止，故爾抱來。夫人可吩咐一聲，郡主就信了。」

韓氏道：「我道為什麼，我說了接他來，有什麼假的？」遂令侍女去問令史，可曾去接。侍女去不多時，來復道：「已去半日，想必就來了。」韓氏聽說，即時起身，趕著梳洗，方才完畢，早有太監們在宮門口回道：「這位師父沒有來，倒是永寧庵尼姑來回夫人的話，可要叫他進來？」韓氏道：「那位師父為什麼不來，必有緣故，快叫那尼姑進來，我有話問他。」太監們答應了。